

爱情中的花开花落

李敏 2012213459

——从“苏菲神秘主义”及“呼愁”角度来看《我的名字叫红》的爱情叙事

摘要：帕慕克从小就深受苏菲神秘主义的影响，并将苏菲神秘主义寓于他的诸多作品中，形成了强烈的“呼愁”意识。本文将着重以他的一部作品《我的名字叫红》为例，就其中的爱情叙事部分来探讨帕慕克作品中的苏菲神秘主义，以及“呼愁”，进而探索帕慕克内心深处文化融合所带来的文化焦虑心态。

关键词：《我的名字叫红》，爱情叙事，苏菲神秘主义，“呼愁”，文化融合，文化焦虑

奥尔罕·帕慕克凭借《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在给帕慕克的颁奖词上这样写道，“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帕慕克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他对故乡的热爱，对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焦虑都深深倒映在他的笔尖，从他的文字中流露出来。就《我的名字叫红》来说，这部作品在情节结构上具有三个层面，“它是一个谋杀推理的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也是一则爱情诗篇。”当然关于谋杀案才是这部小说的主线，而本文将主要讨论的是，它作为一部“爱情诗篇”，所表现出来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一、苏菲神秘主义

帕慕克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我对苏菲思想很感兴趣，并将它视为文学源泉之一……视苏菲文学为文学珍宝。”帕慕克是一位生长在伊斯兰文化语境中的作家，他自幼便接触到了苏菲神秘主义，所以在他描写的故事情节，或是塑造的人物形象中，都展示出了苏菲神秘主义所散发的智慧与光芒。苏菲神秘主义认为，尘世众人的“神性”被“自我”的镜像所遮蔽，人只有抛开世俗遮蔽，弃绝物欲羁绊，做真正的“恋之奴”，通过“沉思冥想”真主，虔诚信仰安拉、“爱”安拉，才能抛开魔鬼般的理性“自我”，与安拉在“直观至福”中进行神性性交，实现“神人合一”的永恒幸福。而帕慕克为了表现出这种思想，便借用了爱情这一永恒不变的主题，帕慕克笔下的男主人公对于爱恋的对象大多都经历了苏菲神秘主义所提倡的三段论。

《我的名字叫红》中的黑，在重回故土时，他开始冥想这十二年间，曾倾心爱慕的姨表妹在自己脑海中的印象变化，“在离开伊斯坦布尔仅仅四年后”，便“渐渐淡忘了留在伊斯坦布尔的小恋人的面容”。第六年，“我已明白我幻想中的面孔已不再是我留在伊斯坦布尔的恋人的脸了”。第八年，“我再次忘记了自己第六年时误认的那张脸”。到了第十二年，“痛苦地察觉我早已如此这般地把我恋人的容颜忘却了。”在这里，谢库瑞也就是黑所心心念念的恋人，就是真主“安拉”的象征，而黑对于谢库瑞的“沉思冥想”即是对于真主安拉的。

当然这只是开始，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当黑再次见到谢库瑞之后，便再也无法抑制对谢库瑞的爱恋与渴望，可是却总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盘桓在二人中间，这其中就有谢库瑞尴尬的寡妇身份，以及谢库瑞前夫的弟弟对谢库瑞的疯狂爱恋等等。愈是这般无望，便愈是激起黑心中对谢库瑞熊熊不灭的爱火。当谢库瑞终于答应了黑的求婚，黑又再次陷入了无望的冥想中，黑在这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恋之奴”。说到这，便不得不提到“苦恋”，由于对于真主安拉的追求必定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这表现在帕慕克的故事中，便是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苦恋”。

二、“呼愁”

帕慕克的作品中涉及到爱情叙事的并不少，有《寂静的房子》中的哈桑与倪尔君、《新人生》中的奥斯曼与嘉娜、包括这本《我的名字叫红》中的黑与谢库瑞等等。但是爱情并不是每本

书中的主线，爱情叙事同属“呼愁”的内涵或成份之一，也是帕慕克对土耳其现实文化冲突的一种控诉。“呼愁”是帕慕克创作的主要风格，在帕慕克的每一篇小说中，不管是人物、情节，抑或文本的深层主题，都散发着或浓或薄的忧伤气息。伊斯兰神秘文化中，“呼愁”意指一种生命的悲悯意识：因沉迷世俗、物俗而感到忧伤，因替真主所做之事不够而忧伤，因无法完全接近安拉而忧伤，给人带来忧伤的不是“呼愁”的存在，而是它的不存在。

《我的名字叫红》中黑与谢库瑞的爱情故事分散在整部小说中，为整部作品染上了浓厚的忧伤气息。从小说开头，黑提到谢库瑞开始，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就被笼罩上了一层忧伤。十二年前，黑与谢库瑞分开，导致黑无法接近自己心中的谢库瑞，更加导致谢库瑞经受了之后的多重打击，黑自责无法为谢库瑞做的更多，他更因沉迷于世俗的欲望，沉迷于对谢库瑞肉体的极度痴迷幻想中，而感到更加地痛苦，更加地忧伤，所以整部小说中提到的黑，他给人的感觉都是带着浓重的忧伤气息，这种忧伤与身俱来、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帕慕克在黑的身上寄予了大多土耳其人的痛苦感受，不光黑是如此，帕慕克小说中的男主角的苦闷就是土耳其政治、宗教、文化、民族矛盾的体现，也呈现出每个土耳其人在这种矛盾中的内心挫败和痛苦。

三、文化融合带来的一种文化焦虑

其实无论是“苏菲神秘主义”，还是“呼愁”，它所体现的都是东西文化融合所带给作者的一种文化焦虑。《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作品体现的尤为明显，通过对细密画这一画派的描述，画派之间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从一个具体的谋杀案表现出来。他谋杀的是一个人，而所想要表达的却是两种文化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带给作者的焦虑，感觉就像是一个凶手，一个类似于杀死高雅先生的凶手，他在压迫着作者，这种痛苦近乎要把作者毁灭。而黑与谢库瑞的爱情故事弥漫在整个故事当中，则是加深了一种焦虑带来的忧伤气息，作者感觉自己离心中的安拉越来越远，这使他感到痛苦，感到忧伤。

参考文献：1、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 我的名字叫红[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2、李卫华. 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情节结构隐喻[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 (1): 1-3

3、张虎. 帕慕克与苏菲主义[J]. 外语教学, 2010, 31(6): 1-3

4、张虎. 帕慕克，土耳其的灵魂与爱情叙事[J]. 当代外语研究, 2014, (8): 1-3

5、马晓乾. 别样的爱恋——帕慕克的爱情书写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 2013.

6、马丽芳. 《我的名字叫红》的“呼愁”情结[D]. 云南:云南大学, 2014.